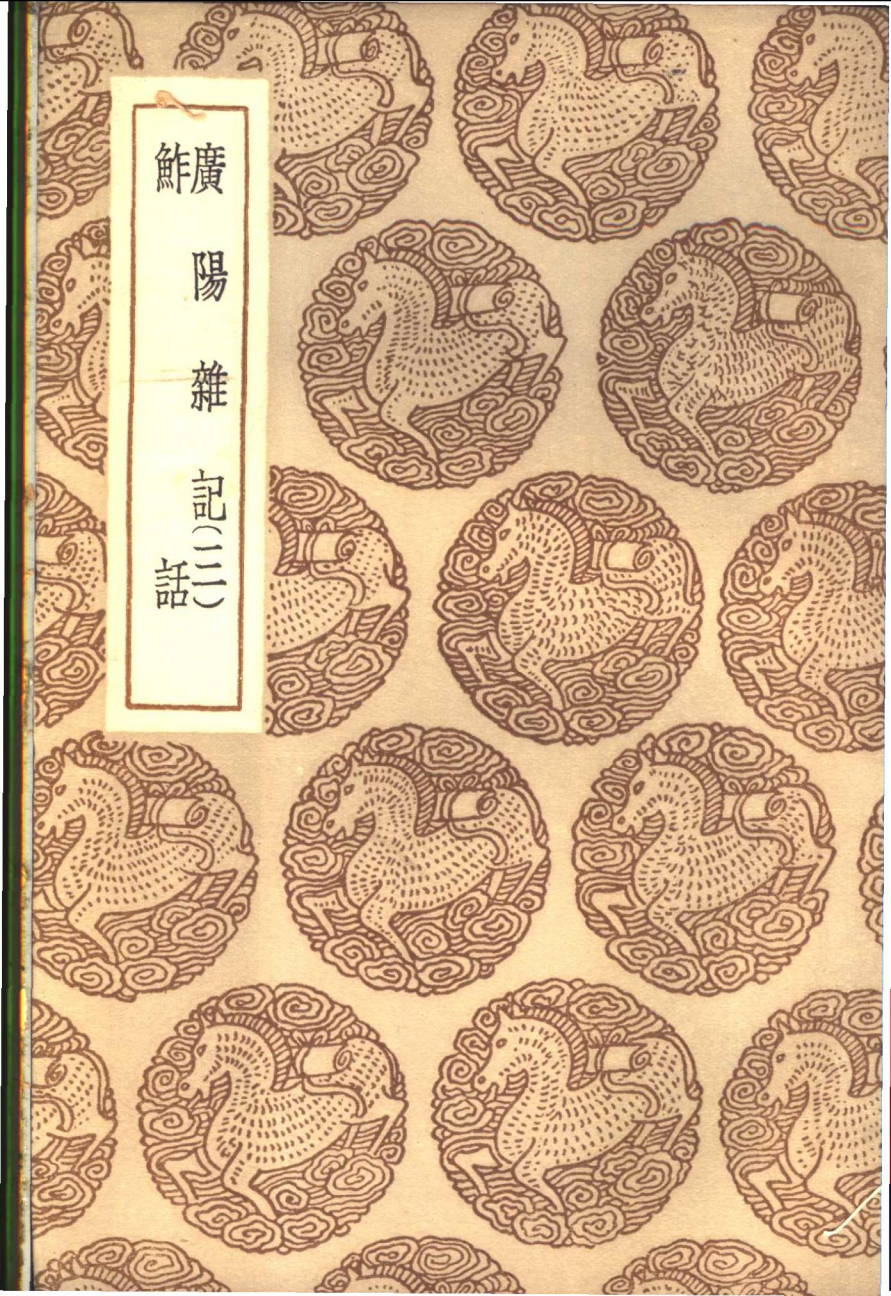


廣
陽
雜
記(三)
話





廣 陽 雜 記

(三)

劉 獻 廷 著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廣陽雜記卷第五

湘江之源出粵西陽海山。入冰州與瀟水合。入衡州與蒸水合。入沅州與沅水合。寰宇志僞湘鄉曰上湘。湘潭曰中湘。湘陰曰下湘。

癸酉正月十三日部議。議得原任總河靳輔疏。山東東昌府通判原管十一州縣。衛河道共計六百餘里。道理綿長。不能分身兼顧。今查德州原設有管河州判一員。但德州河道止於一十八里。誠可兼歸州同帶管。將此州判裁出。添入東昌府。改爲下河通判。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札武城縣。仍以現任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唐邑博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郡城。又直隸河間府管河通判一員。專轄景州吳橋等十一州縣。衛河道綿長八百里內。天津同知止于分催滄州青縣靜海并天津三衛六州縣。衛之重空漕船。其修防疏浚之處不與焉。今應將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五州縣河道。與夫重運回空漕船。舊責令通判修防挑浚催價外。其滄州青縣靜海三州縣并天津三衛河道。與夫重空漕船。一并分與天津同知管修防挑浚催價。至青縣河道二百餘里。主簿一員。不能兼顧。應與該縣興濟鎮巡檢分管料理。又直隸故城縣河道。夾在山東武城恩縣二縣之中。江南沛縣河道。夾在山東魚臺滕縣二縣之中。故城現隸河間府管河通判崑轄。遠住泊頭。沛縣現屬徐州同知崑轄。遠住徐州。俱不能兼顧。應照直隸清河縣例。將故城改隸山東東昌府下河通判兼轄。將

沛縣改隸山東伽河通判兼轄。至凡有河道州縣俱有管河丞簿以專司之。今山東博平一縣直隸之香河南皮吳橋故城清河五縣俱無專員。乃係典史帶管。夫典史有城社捕盜之責不能兼管河道。查鄰近城僻之縣可以不設縣丞。并有丞簿兼設之縣如山東之冠縣直隸之魏縣南樂清豐東明元城滑縣等縣俱可通融裁并。應將冠縣之丞裁去。改爲博平縣管河縣丞。將魏縣之縣丞裁去。改爲吳橋縣管河縣丞。將南樂縣之丞裁去。改爲故城縣管河縣丞。將清豐縣之丞裁去。改爲清河縣管河縣丞。再查大名府元城滑縣各有縣丞主簿兩員。應將元城縣主簿裁去。改爲香河縣管河主簿。將滑縣主簿裁去。改爲南皮縣管河主簿。所遺元城滑縣衛河河道並長垣縣新涇黃河徙至境內。剏築堤工俱應歸并各縣之丞。又大名縣亦有衛河並無專員。應將東明縣縣丞裁去。改爲大名縣衛河縣丞。專管而責成之。并內黃濬縣二縣管河縣丞俱令大名府通判管轄。至于河南丹衛兩河每年春夏之交資其東流清運而修武湯陰二縣並無專設河員。應將尉氏縣縣丞裁去。改爲修武縣丹河縣丞。并河南武涉縣管河縣丞令懷慶府通判管轄。再將永城縣之丞裁去。改爲湯陰縣衛河縣丞。又安陽縣恆水流入衛河濟運令該縣縣丞專管疏濬。一并交與彰德府通判管轄。又衛輝府汲縣新鄉獲嘉淇縣管河縣丞輝縣管河主簿相應交與該府通判管轄。再江南揚州府管河通判管轄高寶江儀四州縣之運河事務頗煩更兼興泰如通四州縣之下河地方遼闊一員不能兼顧且下河已設立運河減水壩且又建閘疏通一切溝洫渠堰不必專員豈可置之不問。應將下河興泰如通并范公堤串場河等處分與揚州府管糧通判兼管移駐泰州。

幅員甚廣。州判一員。亦難綜理。應與該州州同酌量分管。以期無悞。若夫如皋縣亦無管河專員。查泰興縣僻處空閒。亦應將縣丞裁去。改爲如皋縣管河縣丞。其通判興化鹽城海州四州縣河道。俱應責成該縣州州同州判縣丞管理。而令廟灣同知兼轄等因。具題前來。查通判縣丞主簿。俱各因事設立之員。倘若更調。各官職務以致廢弛。亦未可定。且黃運兩河俱設專員。責成分管。已經年久。若照所題更調。事屬繁多。相應無庸議。奉旨管河官員分調調立之處。俱照該督題行。

顏乃來堂聯云。明哲保身。醉月高風杯在手。大夫告老。餐霞舊德杖於朝。又云。性不因人熱。情能到處流。亦佳。

康熙二十七年平武昌塘報。六月二十四日湖廣提督徐治都督兵馳抵金口。初遇賊。擊敗之。隨廣發牌諭。招攜逆黨。二十八日。據陷逆撫標把總沈朝相等五人密款。僞夏包子于五月二十二日密糾裁兵。乘各官上撫院衙門。蜂擁擒綁脅從。撥隨逆總兵楊兆先統駐蒲圻。共一千四百餘名。約期進勦。請爲內應。臣思我兵已擒逆賊肘腋。咸蒲二邑。關係岳常一帶要害。隨給諭密授機宜。屬期速行。去後。于七月初二日。朝相等擒楊兆先。并先兵九百餘名投降。其父母妻子俱被殺戮。自六月二十四夜擊敗之後。夏逢龍窺我兵軍。私回武昌。起發戰船。悉兵赴金口。又密期楊兆先七月初二日抄我後路。合兵齊犯。臣軍前止有本標官兵二千餘員名。偏撫標兵三百。辰協水師六百。衡協二百。岳州洞庭共二百餘員名。令由岳州一路前進蒲圻。恢復咸寧縣。餘寶慶等營尙未調到。候聞此信。惟戒嚴以待。至初二日逆兵水路之船隻。

泊金口龍床磯下。達磨亭邊。陸路僞兵撲我營盤。密布山頭。施放鎗炮。自辰至酉。揣知蒲城已經投誠。于戌刻各處齊發。喊聲震天。攻近各營。被我兵鎗炮弓矢擊死甚衆。初三初四。彼此對放鎗炮。初五日午刻。乘北風順便。又發沙船戰船三十餘隻。由北岸而上。順風放下。施放大炮。陸路大肆猖獗。見我官兵船隻搶風上迎。水陸嚴整。不敢親迎。又將船隻忽攔磯下。船兵上岸。齊力攻我營盤。臣督率兵將登牆迎敵。殺死逆副將大小首領官數十員。逆兵不計其數。天晚方收兵。停未寸晷。又復攻犯各營。直至初六。晝夜截殺鎗炮之聲。聞四野。又初七月初更時分。乘暴風天黑。大隊齊犯。我兵衝敵數陣。擊退回巢。見今攻打不休。前後接戰六晝夜。官兵不能刻停。臣捐貲賞賚。人人思奮。雖極勞而未見甚疲。臣思此項叛兵。見臣深入肘腋。拚命迎敵。以求逃遁。乃敢如此大膽公然四犯。且思在城從叛原兵無幾。何以有如此之多。審據拿獲逆兵供稱。在城兵丁除撫標幾百名已投誠外。原兵不過三千。兼招來裁兵三四千。以及招募無賴等。合二萬多人。今來金口者。有老本兵三千多人。夾挾新募水陸共八千多人等語。臣查此會接戰。若非撫標官兵擒獲逆首投獻。則我有首尾之勞矣。云云。

逆以各路瀟滿官兵船隻尙未逼近。惟臣駐札金口。扼彼咽喉。勢所必爭。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餘日。晝夜未曾停刻。臣惟親列行伍。鼓厲官兵。水陸督戰。逆被鎗炮矢石擊死甚衆。我兵傷亡無多。豈逆于十三日五鼓。陸路站隊架梁。直迫我營。水路乘駕戰沙船四十餘隻。順風前來。施放鎗炮。意謂我疲。若水陸拚命一戰。以爲死中求生之策。臣隨將本標辰協衛協等營。水陸俱分二股。其陸路令一股出營。

站梁逆殺。一股暗伏欄內。施放鎗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搶風上進。遙來勢以便下壓。一腹靜泊江岸。密排鎗炮矢石。更番迭出。聯絡水陸。自五鼓鏖戰至酉。逆首施放號煙。陸路約有三千餘衆。一齊奔我木欄。被我鎗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衆。餘逆奔潰。被我站梁官兵掩殺回巢。其水路兵撲我泊岸船。被炮子擊入逆船中。火藥桶內。燒逆沙船二隻。沉四隻。逆衆大敗。

逆自十三日敗後。復調存省兵萬餘。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風大起。駕沙船四十餘隻。夏包子親領。直至紗帽山對江鯉魚料地方攔岸。臣知其牽制官兵前去抵敵。乘虛攻我大營狡謀。臣密調中軍前去。會合彼處駐營衛協都司勦殺。去後移時。上游煙起。賊船下奔。臣指揮沿岸及先鋒營開放戰船鎗炮。打壞沙船二隻。淹死逆兵五百餘名。該將馳至楊都司營。會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盡數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賊果移兵扛擡擣鎗。率逆衆布作方陣。以爲衝我營盤之勢。值大風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齊力一擁。推毀擣鎗。平踏賊營。鎗炮弓矢擊死逆兵七百餘人。趕落水中淹死八百餘名。活擒僞總兵一員。衆官二十餘員。兵三百餘名。夏包子奔船上船。官兵追趕去訖。臣以賊膽已喪。親率水陸官兵。合力齊攻。晝夜不休。奮勇奪彼山梁。賊衆如山崩海瀉。奔潰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陸逃遁去訖。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龍十六日帶殘兵數百。連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黃岡縣。被民擒赴振武將軍瓦代軍前磔死。隨從止三人。十八日僞中軍總兵胡耀乾等殺妖僧僞軍師大員赴軍前投誠。武昌平。

張耕煙。嘉興人。雲南江川縣知縣。僞周時教授諸世子。

關鶴灘江川人進士出家爲道士被徵其師兄臨江貢生于雲龍山出家

四川獄囚黃金玉安會之亂執兵扞賊守圉固而不去

程兼字抑若號樵髯黃山人家繁昌有義溪外譜尤悔庵爲之序

雷如滿州人長沙守備鄭司直嘗授以兵書夏逢龍之變鯉里料有功徐提督薦之今爲貴州黎平府副將

李希膺字雪村平西時儒將也與韓非有齊名

周少參陳海槐廣東蠟丸皆此二家所製周賣中土陳主外夷

張靖逆幕客宋適之周子柔極言其人今出家于華山爲道士

施雄山隴州人在秦州圍城說僞監道馬口投誠者技勇絕人不可一世翰墨雜藝無不通惟以傲物不合於人今出家矣汪天倩友也

嘉定四先生乃程嘉燧孟陽李流芳長蘅婁堅子柔唐時升叔達也孟陽號松圓

衡陽鄒統魯字近野與王而農先生同登壬午賢書

江出岷山其源自西羌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巖州合大渡河穿邊界千山以合之至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自涪州而黔江合南番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洞庭湖所

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與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偉之大而可攷者。凡十有三焉。

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升萊州府膠水縣爲平度州。以濰州爲濰縣。併昌邑縣隸之。孤樹哀談。閩人趙可與著。

黃性震。字靜庵。漳浦道士。爲鄭氏百夫長。投誠後爲千夫長。在姚總督麾下。以招劉國軒說姚。姚命往探。得其肯綮。顧假口以間之。爲致國軒書。誤遺臺灣。遂有疑。因說國軒來投誠。

漢陽府。魏晉末爲沔口重鎮。蓋漢水入口處。屈完謂楚。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初定荊州。屯沔陽。復移夏口。晉陶侃爲荊州刺史。鎮沔口。宋紹興中。賊成留漢上經營襄鄧。趙元鎮上疏。乞下湖北帥司提備賊情是也。至長江之險。與武昌共爲門戶。曰大別山。三國吳之所守者。禹功磯也。磯之旁爲鐵門關。古置戍守。商舶鱗集。閩閩外屏。則今之漢口。而蔡店沌口。音撰。新灘百人磯。亦皆要害。至劉家隔居漢沔之間。湖泊遼曠。萑葦叢密。盜逆竄匿之區。明正德間。邱仁楊清倡亂于漢川之同塚。嘯聚萬人。立寨沔陽之麻陽。僞稱大王。臺臣奏聞。以右布政司陳鎬副使蔣昇率漢土兵擒之。嘉靖間。漢川風門河一帶上下數百里。羣盜出沒。截掠商賈。知縣昌應會率兵捕之。盜拒戰。剽應會左耳去。隆慶元年。羣盜白晝入劉家隔市。

鎮殺捕盜人役。解其支體。地方團保不敢窺。其猖獗如此。皆防禦當嚴之地也。

晉朱聞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尊僞。通曰道人。其姓則皆所從授學者。如支遁本姓關。學于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釋子。宜從釋氏。乃謗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爲僞者。自不知其爲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僞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耳。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顏魯公吳興地記。烏程縣境有顓頊冢。圖經曰。晉初。衡山見顓頊冢。有營丘圖。衡山在州之東南。春秋傳所謂楚子伐吳。克鳩茲。至衡山者是也。今謂之衡山。或疑顓頊都帝丘。今濮州是。無緣冢在此。古今傳流。雖不可盡信。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何必其都耶。今州之西南有杼山。亦隸烏程。其旁有夏駕山。王邨相傳以爲夏杼巡狩所至。杼。夏之七王也。禹葬會稽。則杼之至此。固無足怪。庸俗之言。未可謂全無據也。越王句踐。本禹之後。蓋吳越在夏皆中國地。其後習于用夷。故商周之間。變而爲夷。豈真夷狄也哉。六合之大。自開闢以來。迭爲華夷。不知其幾變。如幽燕故壤。淪陷不滿二百年。已不復名爲中國矣。而閩廣隴蜀。列爲郡縣者。亦安知秦漢之間。皆夷狄耶。

常德萬人傑。其父僞周時守備。後因安插歸常德。以販木在武昌。適夏逢龍之變。授以僞總兵劄。并以僞空數十通銀數千金。令歸常德。招來誘煽。後武昌平。人傑伏誅。

李登周顯沈約陸詞之書及唐韻。今皆絕傳。宋韻屢易。皆一東二冬三鐘者也。最後爲平水韻。夫切爲源。

韻爲流源密流疏源分流合今欲爲其審者分者豈可不遵疏者合者乎度曲須知亦有見于諧聲之道爲韻所束遂致支離破碎豈可蹈其覆轍耶

汪涯字萬頃漢陽人賈似道爲宣撫時請爲客元世祖圍武昌似道乞和師退當作露布獻功涯瞋目曰陷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何露布爲似道怒撻殺之其母聞之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涯有江帆詩及采石獨酌之詠江帆詩江帆去去可腸斷千古萬古越王臺掃風黃葉晚風定□□飛盡碧鳥回平生無成作筆研萬事不理問樽罍年年看梅今白首已矣英雄留七哀采石獨酌詩云欲落不落月在手百年幾何持釣綸不知春色萬象表綠煙漠漠入江濱天翻地覆有今夕酒醒詩成無可人向來談笑今黃土墮泪未了雞司晨

天童悟赴高齋請上堂云雙葉扁舟泛海中乘風來往福城東洪波浩渺無餘事祇作拋綸擲釣翁金粟費隱諱通容閩之福清縣人唱水巖詩云巖上草色肥巖下水流急策杖上巖頭空山人獨立吳暢春字梅初漢陽人崇禎八年以吏員爲潛山縣天堂寨巡檢時流賊自河南東蔓延安廬黃麻間暢春謂天堂雖小鎮而北扼舒六西連英霍南包桐太勢爲賊所必爭苟或飄忽突據且震驚江皖矣造器械積糗糧募勇敢練鄉兵結死士據巖險誓書衣裾有誓死報國負盟天誅之語史閣部可法方備兵安慶心知暢春賢馳札相慰勞且曰賊氛未殄主上焦勞凡爲臣子皆當枕戈飲血共奮同仇官有崇卑忠義無兩暢春益感激自命矣是年十月賊來犯乾坎暢春督兵拒之身中二矢鬪愈疾賊欲走金鐘潭聞

路已先斷。始大懼宵遁。乃于明年二月。焚掠英山。以漸近天堂寨。暢春結草千束。深夜舉火爲疑兵。賊復驚退。可法又致手書。以寇雖退而必來。新穀既登。正宜預備。且深嘉暢春積糧守險。語諄諄如家人。暢春太息曰。此一腔血爲知己者洒矣。又踰年丁丑正月。勁賊十餘萬。漫入至槎水龍潭。暢春用炮弩力戰。卻之。賊更從旛羊嶺擣查林河。暢春再戰再捷。相持至二月壬午。偵者來言。賊僅七八十騎。可破也。暢春奮往。遇賊于埭口。斬首十七級。然已墮賊圍中矣。丁亥。賊僞以百人誘戰。暢春窮追至梅家寨。伏兵四起。夾擊我師。且盡。暢春猶力鬪久之。手刃數賊。力屈被執。賊且逼降。暢春大罵不屈而死。因南蹂太湖。守備趙蔭亦死之。可法聞報。深加悼惜。以其事白應天巡案御史張萱。萱爲請議于朝。命兵部查議。于是尙書楊嗣昌等奏曰。趙蔭以加銜守備。領新兵三百人。去太湖九十里。戰于雞飛灘。勢窮身陷。怒賊自亡。居然壯夫之概也。暢春以卑卑末職。練鄉勇當賊者兩年。著奇功。挫賊者七次。死于梅家寨。報國勒銘。征裳遺墨。凜凜烈士之風也。蓋自有賊患以來。文武大吏中。婉此兩人者多矣。當武宗世宗之時。知縣段豸。王鉄。唐一岑。頭目鍾富等。俱以流賊倭寇戰亡。恤錄。今宜贈趙蔭懷遠將軍。襲暢春本身三等。贈迪功郎。安慶府經歷。蔭一子。世襲外衛所鎮撫。仍入祠潛山太湖名宦。以慰忠魂。而暢春子諸生卿。請于宛城劉太史若宰。爲作吳梅初傳。

史記伯夷傳所謂青雲之士者。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曰青雲。謬矣。京房易傳云。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稽康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曰。仰青雲。

觀白日不爲遠矣。梁衡陽王鈞謂孔稚圭曰：「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又袁象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谷，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史記載堯舜皆黃帝後，今試攷其相傳世系，則堯之二女，乃舜高祖輩矣，以之作配，瀆倫甚矣。案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祁酉已，滕臧任，荀偕，媯嬭，依是也。然堯姓伊祁，而舜之姚氏，不在十二姓之列，非同姓可知矣。且年命修短，不甚相遠也。黃帝至堯止四世，至舜已八世，蓋皆緣秦人焚書，太史公得書不多，故有此等謬誤耳。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是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渾而爲一，遂疑其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左傳：「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戲下者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察，以爲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杜征南不下一字，蓋已得其解矣。否則左邱明能無扼腕。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杜牧之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之耳。案：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言得其真。然猶恐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知

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審也。蓋吳既滅，卽沈西施于江。浮者，沈也。反言之也。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皮。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之中。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豈是校士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誤。

周室卜年八百，始武王己卯，終赧王乙巳，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孟子曰：七百有餘歲。夫孟子生定王三十七年，終赧王一十六年，當其時宜云八百歲，而云七百歲，何與？因孟子雜攷他書，知爲七百而非八百。後人誤增周曆一周，無疑也。漢皇甫謐曰：武王卽位在乙酉，與所傳己卯相去六年。予謂從乙酉爲是。商湯之後，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亦有明文。而紀商者失之。武王之誤六年，疑卽失紀六年與。歸商者也。昭王南征不返，實二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年，則又誤二十六年矣。厲王以二十三年出奔，二相共和聽政。凡十四年。王崩，乃立太子統厲王。凡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已在其中。世傳在厲王三十七年之外。宣王四十六年之前，則又誤十四年矣。由數端而推之，孟子所云七百餘歲，信不誣也。

禹貢曰：既修太原，修者因其功而修之也。後世功禹而忘鯀，是執于成敗之見耳。案北方尙有鯀隄，城郭亦始于鯀。當時備水而作，至今因之。鯀之功德信遠，然後知舜不宗瞽瞍，而禹獨宗鯀。鯀誠有可郊之理。

也。

天王天皇攷。天王道悟法嗣。馬祖所出。龍潭崇信。僧出德山。宣鑑。鑑出雪峯。存義。巖頭全觀。其雲門法眼二宗。實乃天王之系也。有宋景德年間。吳僧道源條集傳燈。未識從上碑版。謬收龍潭系于天皇之下。雲門法眼。相隨而去。是故混淆之始。由于道源。百世而下。競起而爭。亦始于傳燈也。張無盡公竊嘗疑之。雪峯迅速。當出馬祖後。得達觀穎公所獲節度使邱玄素所撰天王塔銘。始知雪峯爲馬祖五世孫。無盡眼目。擇法驗人。果不謬矣。諸家辯論。代有其人。奈何。久假一期難歸。此徑山容和上五燈嚴統之所爲作也。然辨而不能清者。已有景德傳燈錄矣。不辨而自清者。已有唐之侍郎歸登所製南岳讓碑。列法孫天王道悟。圭峯答相國裴公宗趣狀。馬祖之嗣。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所撰馬祖塔銘。弟子十一人。道悟在焉。歷代帝王。稽古略引。載天王。詳而且明。宋有佛國續燈。敍明雪竇重顯爲馬祖九世孫。呂夏卿銘雪竇顯之塔。亦係馬祖九世孫。覺範林間錄。辨天王。拱辰祖源通要。乃載天王于馬祖之下。大川五燈會元。辨清天王晦巖。人天眼目。五家宗派序。亦博論天王。雲壑心燈并續。天王元有。念常佛祖通紀。載入天王碑銘。現載北藏我字函中。明有少秋聯芳碑記。原載天王于馬祖之派。汝稷指月錄。亦載天王。黎眉教外別傳。天王係于馬祖之統。天童直說。明析天王。虎巖傳燈世譜。編正天王。吳定氏之定祖圖。亦收天王歸于馬祖之譜。大興善寺一花五葉之圖。雲門法眼。詳于天王。王谷正名錄。備悉天王之由。或謂傳史無玄素之名。殊不知宋儒避國諱。玄素爲元素。歐陽口貶夷陵令。嘗集神女廟詩。李吉甫一首。邱元素一首。貞元

十四年石刻黃牛峽下夔州巫山界石刻亦然可考也。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諱遂僞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灘俱以嚴僞又如蘇州因吳殺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山上人亦僞爲胥臺也吳滅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奈何吳人僞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山名遂更爲蘇州。

邠風曰無衣無褐鄭氏云褐毛布也此說非是褐乃編絮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布也孟子曰若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亦言貴賤之殊耳鄭氏誤以褐爲髡遂云褐毛布也不知褐字從衣髡字從毛乃今之斜髡價貴于苧麻多矣豈賤者服乎。

左傳輔車相依林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類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依唐韓文公詩云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脫去今人不知直以爲輔車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唇亡一句何所附麗乎。

易訟卦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健字句如此之象有八訟之外蒙豫隨蠱恆解井皆于卦名上截句童蒙初學時塾師點句混上遂以健訟相連今日頑民好訟者曰健訟殊爲大謬。

離騷注皇覽揆予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初度猶言初節也古者子生三月父命之名謂命名之初節非

謂生也今自小至壯至老但遇生辰輒云初度是期頤皆三月時矣豈不大謬。

胡案先師嘗曰初度謂初生之時日尙未離初度也

今人呼私印爲圖書非也古者圖書書籍皆有印記後以印記爲圖書正如豎碑于某處必有記銘後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耳日久相沿恬不知怪惜無有正之者。